花當閣叢談

花當閣叢談卷一目錄

花當閣叢談卷一

一名邨老委談

海上徐復祚陽初甫編

邨老曰此二冊稍及朝典非無以也邨中時有酒社每會諸社長輒有所徵引且多俚鄙不根之語余老健忘不能一二記臆因取諸家叢說摘其有資於談議者筆記之以備遺忘以省應對或謂以爲留心世務則失之遠矣

官制

内閣九卿國初原無拘出身之例成弘間入閣必由翰

林吏部左右堂必用翰林一人禮部非翰林不用兵部正堂必由巡撫左右堂必南北各一人都察院正堂必由御史至世廟間局面稍變矣霍韜曰漢朝賢相俱由郡守宋制宰相亦須歷州郡欲其知閭閻困苦與練達人情也我朝若薛瑄則由御史李賢則由主事入閣皆為一時名臣令楊一清亦由巡撫轉吏部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然世廟張夏諸公則又由大禮而入也按洪武中丞相胡惟庸誅後遂罷丞相不設而分任六卿嚴為禁革內閣止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

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由於吏部互相鈐制其防甚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口銜天憲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爲宰相云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下諸司下諸司用翰林院印永宣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若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俱非進士至天順間用李賢議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得預矣然史館之中修撰編修檢討吉士俱自稱爲太史氏特有史官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

字不傳況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多不錄王鏊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後世雖具員而無專職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於眾不

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旧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訛字

内外章奏呈進發內官查對若檢出一訛字賞銀五錢其後張江陵柄政亦發中書查對檢出字訛者賞亦如之

大臣久任

蹇義爲吏書夏原吉戸書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南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九年胡濙禮書二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

幅員

按寰宇通志我朝幅員狹於漢廣於北宋而與唐等天下道里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九邊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撫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撫固原共爲九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一

邊費

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

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石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邨老曰本朝防邊如此與漢唐驅出境外者絕不同

都察院

唐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唐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今惟稱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

聞不繫職司皆得糾察其屬十三道監察御史盡然十三道各分掌其布政司事而兩京則南隸貴州北隸雲南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朝廷耳目之任也　漕運之有都御史自王竑始兩廣之有總督文臣自王翺始鄖陽之有撫治自原傑始江南之有巡撫自周忱始汀漳撫臣之提督軍務自王守仁始陝西之有鎮守都御史自陳鎰始巡撫侍郎之兼都御史自耿九疇始

寶鑒

寶璽十有四曰奉天之寶鎮萬國祀天地用之曰皇帝之寶冊封賜勞用之曰皇帝信寶徵召軍旅用之曰天子之寶祭享鬼神用之曰天子行寶封賜蠻夷用之曰天子信寶調發番兵用之曰制誥之寶誥命用之曰敕命之寶敕命用之曰廣運之寶黃選勘籍用之曰御前之寶進御座從車駕用之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用之曰敬天勤民之寶訓迪有司用之凡用寶捧寶收寶洗寶尚寶司官與印綬監內官俱

印章

諸司印九疊篆御史印八疊文淵閣印玉箸文將軍掛印柳葉文

牙牌

在內文武朝臣各懸牙牌其號五曰勳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參若借人或借於人均坐罪

四夷館

館凡八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翰林一人掌之曰提督四夷館少卿

副副將軍

人知有副將軍不知有副副將軍洪武初以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文忠勝爲左右副將軍愈和左右副副將軍北伐是也後以參將代副副將軍

殉葬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皆殉葬宮人之家以爲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世世承襲

鐵券

鐵劵高廣有差等凡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紀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一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司牲所

所中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日飼黑豆八合草一斤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

乾明門

乾明門養猫十二隻日飼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蝟

五个日飼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菉豆二石
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
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
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
門打鵓鴿子房日支菉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
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
九百餘斤肝三百六十副菉豆粟穀等項四千四百八
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
減西苑豹房畜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糜二

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內馬監畜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

邨老曰此見湧幢小品中然余在京師常從張少齋內相名信飲間談及其言正不止此即鳥房所支每年豆粟六萬石文豹久無有不知二百四十勇士亦設否然郡中一機戶名彭禹其子日買熟豕蹄飼獅猫又某子甲以人參煮秫米粥飼馬又何怪乎國家之虛費也

內官

內官凡五等曰監曰門曰司曰局曰庫分掌掖庭之事

凡監十一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玉寶敕符將軍印信曰慶神宮監掌灑掃并栽種等事曰尚膳監掌供養及玉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宮內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舃靴韈等曰司設監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曰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妝奩冠舃繖扇衾褥帳幔儀仗并內官內使帖黃一應造作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

冰署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勘
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
牌等事曰御馬監掌御馬并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關收
馬騾曰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選簿圖書勘合符驗
曰直殿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每監各有太監少監
左右監丞典簿長隨奉御等名品自正四遞減至正六
凡門四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掌晨昏啟閉關防
出入各有門正門副正從四品　凡司一曰鐘鼓司掌
奉先殿祭樂御樂并宮內筵宴樂更漏早朝鼓曰惜薪

司掌宮內柴炭各有司正司副正從五品　凡局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造刀甲等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牙針剪等曰內織染局掌染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段匹曰針工局掌成造一應婚禮衣服并內官衣服曰巾帽局掌內官紗帽鞾韈及賞賜巾帽等曰司苑局掌宮內菜蔬并種田田酒醋麪局掌宮內食用酒醋麪糖等各有大副使正從五品　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匹金銀珠玉象牙等物并同司鑰庫管鈔曰司鑰庫掌內各衙內鎖鑰并收藏鈔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并內

用香燭油米及內官飯食果木等各有大副使正從五品　東宮典璽局掌寶璽翰林等物典藥局掌監同御醫修合藥餌典膳局掌監造膳食典服局掌冠冕帽衮袍常服珮帶靴履等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弓矢刀劒典乘局掌車馬各有局郎丞正從五品　又有都知監銀作局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雜職

郁老曰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家屬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

梁彥俊言僕射桀騁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㑹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豎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女職

洪武五年定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尚儀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寶司衣司飾尚食總司饎司醞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珍司彩司計凡二十四司宮正掌

戒令賞罰之事

宮變

世皇二十一年冬十月上幸曹妃宮妃寢宮婢楊金英等共謀行弒俟上寢熟以組縊之而誤爲死結得不遂監宮張金蓮知狀亟走白后后曳裾馳至爲解項組上得蘇病不能語后命收金英等十餘人併曹妃磔於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知上深憫其寃族金英等家

撾鼓

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爲三

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撾為一通千撾為三通

鹽法

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又次之兩淮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兩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賦法

蘇州府一州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

頃歲征糧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狹淮安加蘇州一倍歲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又松江惟三縣歲輸稅糧一百二十萬餘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三縣當一百三十五州縣輕重懸絶如此蘇松之民何辜而獨受其困哉

戶口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故每多欺隱田糧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故多脫漏戶丁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

四萬有奇宏治時承平日久戸口宜蕃息乃戸減國初
一百五十四萬口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周忱
戸口論曰或投倚於勢豪之門或招誘於僧道之途冒
名爲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
府罔稽其籍挈家於舟則四水汪洋莫可蹤跡戸口日
耗職此由也

鈔關

鈔關臨清河西務滸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州內
惟河西務杭州金沙州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京

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州出雲貴總道雲貴貨餉故金沙州近無部差惟臨淸稅貨亦稅船

衣制

高皇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乃定衣制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至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

拳頒示天下乃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去地寸許裙與衣等而男子之制逈殊古昔袖之廣幾於全疋帛男女盡然殊不耐觀

先師廟

孔廟自洪武至正德末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嘉靖九年始改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

高牆

鳳陽有高牆宗室有罪者悉安置其中建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英宗復位因思建庶人蚤繫寧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皆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還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然庶人繼出顛駭不能名六畜未幾卒〇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絶

大誥

今罪人爰書照出內有大誥減等一款云云高皇帝製大誥三篇序末云一切官民諸色人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然至於今但有減等而無加等

大禮議

嘉靖入繼大統閣學楊廷和禮書毛澄會同府部翰林科道上議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王妃爲皇叔母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後改名孚敬）上疏其略曰朝議尊聖考爲皇叔

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
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使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
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
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
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絶其親則不
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而子立也後反覆辨論
不下數十次卒從璁議尊皇考爲獻皇帝然遜不敢祔
宗廟別爲世廟祀禮如宗廟旣尊稱睿宗始祔太廟享

祫如列聖而撤世廟之禮

南都宮殿門闕

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受朝賀所也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

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齋戒時所居也北京宮殿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八十楹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十八年九月成以前仍御舊宮建文時作省躬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門側爲退朝燕息之所

御藥

御藥凡二劑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藥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聞列聖大故御醫擬罪未知然

否

貢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避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鱘魚百尾時國初法嚴眾爲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肅何傷及至高皇帝大悦問之曰魚美何如沛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悦命大臣賜酒食仍遴一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令

梳粧臺

梳妝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

郡縣同名

今天下府以太平名者二南直隸廣西州以通名者三順天府揚州府以趙名者二眞定府大理府縣以太平名者三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以定遠名者三鳳陽府楚雄府重慶府以永寧名者三隆慶州河南府吉安

府以新城名者四保定府濟南府杭州府建昌府其他二名相同者不可枚舉只以陝西一省而言徽州寧州蘭州咸寧山陽華亭安化石泉之名皆與他處相犯至於安定不但鞏州有此縣名而本省鞏昌延安兩府亦並有之稱謂相及殊不便

密揭

閣中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為揭帖其規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得窺也諸凡軍國要機朝廷大政上意之

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睿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閣臣爲之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妙用全在此揭

司禮監

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歲納二十四監銀各三萬兩約有七十萬之數其八人則季輪二人管事凡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焉是君相之情所由灌輸也二人應直例於吏禮戶兵四部居間二事事約千金宰相以此餌之實借以通宮府消息故有所執奏陳請

旨意

搜廊

朝制每日申刻則內使二人錦衣二人各執黃旗巡穿內庭名曰搜廊

物價

洪武中禮部欽奉聖旨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骨之類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十文賣物之人照依時價取十文利息時膳羞

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或免支牛乳
御膳亦甚儉唯奉先殿日進二膳

冕旒

古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宋時
冕中貴人呼為平天冠共用北珠一百四十五顆麻珠
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百四顆則冕可謂至重
今制凡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
袍

文武官品階勳祿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品正一階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右柱國祿月支米八十七石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知品從一階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勳柱國祿月支米七十四

石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左右都御史品正二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勲正治上卿、　都督僉事正留守都指揮使品正二階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勲上護軍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六十一石　衍聖公眞人俱品正二無勲祿　左右布政使品從二階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勲正治卿　都指揮同知品從二階初授鎮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勲護軍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四十八石

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太常卿詹事
府尹按察使品正三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
加授正議大夫勲資治尹　副留守都指揮僉事指揮
使品正三階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
將軍勲上輕車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三十五石

光祿卿太僕卿行太僕卿苑馬卿參政都轉運鹽使
品從三階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
勲資治少尹　留守指揮同知衛指揮同知宣慰使品
從三階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

勳輕騎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二十六石宣慰使
係土官無祿餘倣此　僉都御史通政大理太常太僕
少卿少詹事鴻臚卿京府丞按察副使行太僕少卿苑
馬少卿知府品正四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
加授中議大夫勳贊治尹　指揮僉事宣慰同知品正
四階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勳
上騎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二十四石　國子監
祭酒布政司參議鹽運同知品從四階初授朝列大夫
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勳贊治少尹祿月支米

二十石　宣慰司副使宣撫司宣撫品從四階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勳祿無　殿大學士閣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庶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尚寶卿光祿少卿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治中宗人府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僉事府同知王府長史品正五階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勳修正庶尹　儀衛正正千戶宣慰同知品正五階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勳驍騎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十六石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諭德洗馬尚寶鴻臚少

卿員外郎五府經歷知州鹽運副使鹽課提舉品從五階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協正庶尹　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招討司招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品從五階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毅將軍勳飛騎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一十四石　大理寺正詹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寶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知縣府通判上林院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都司經歷斷事典仗審理正品正六階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

郎勳無　百戶長官副招討宣撫僉事安撫同知品正
六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勳雲騎尉祿以上
文武俱月支米十石　神樂觀提點僧善世正一品正
六無勳祿　贊善司直郎修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
丞大理寺副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鹽運判官州
同知鹽課司提舉市舶河渠副提舉品從六階儒初授
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吏出身宣德郎勳無祿月支米八
石　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修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
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

轄所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
都事副斷事審理副安撫僉事蠻夷長官品正七階儒
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吏出身宣義郎勲無祿月支
米七石五斗　檢討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中書舍人行
人司副光祿典簿署丞詹事太僕主簿京府經歷靈臺
郎祠祭署奉祀州判官布政司都事副理問鹽課司副
提舉衛鹽運司宣慰招討司經歷蠻夷副長官品從七
階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祿月支米七石　國子監
丞五經博士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縣主簿欽天

監主簿保章正御醫協律郎典牧所提領營繕所副大
通關寶鈔龍江司提舉衛知事宣慰都事府經歷縣丞
鹽同提舉按察知事王府典寶奉祀良醫典膳正紀善
講經至靈元符崇眞宮靈官品正八階初授廸功郎陞
授修職郎祿月支米六石六斗　淸紀郎翰林典籍國
子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事鴻臚寺主簿京府運
司知事挈壺正祠祭署祀丞布政司照磨王府典膳副
奉祀副典寶副良醫副宣慰經歷神樂知觀崇眞宮副
靈官左右覺義元義品從八階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

職佐郎祿月支米六石　校書侍書國子學正部檢校鴻臚署丞五官監候司歷營膳所丞典牧所會同館文思院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十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等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各大使龍江寶鈔副提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茶馬大使贊禮郎奉鑾宣撫安撫司知事品正九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祿月支米五石五斗　待詔司諫通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序班司晨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園長太醫院提舉司

鹽課司州所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等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十字庫副使典牧所會同館文思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寺京府庫都稅宣課柴炭司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磨典儀府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撫慰司學教授司庫司府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司韶舞司樂品從九階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祿月

麥米五石　孔目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馬斷事長官
司吏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
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閘壩官關大使牧監錄事
都長提控案牘都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廣盈庫都
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
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縣庫大使副使司府州
軍器織染雜造局副使茶運批驗所巾帽針工局慶遠
裕民司竹副使司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鐵冶河州遼陽
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鹽倉稅課鈔紙印鈔鑄印抽

分竹木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史司倉庫大使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以上俱未入品階祿月支米三石

邮老曰我朝祿數薄甚矣然尚有折銀折絹折銀每石七錢折絹則二十兩不能一兩於是何事俯育且不足不得不假借於皇纍餘矣正統以前每兼一官則支一俸以後雖兼一官三四止從高等或以勞績勛㪅加秩則為特恩

賜饍食品

賜筵食品有寶粧茶食糖糕纏椀大銀錠小銀錠大饅頭小饅頭肉湯粉湯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頭鴛鴦飯馬牛猪羊肉飯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餅甘露餅大油餅小點心鳳鷄鳳鴨燒煠按酒果菜魚鮓煠魚䰻子麻葉笑靨果糕軟按酒等

久任

漢之守令多久任者至長子長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我朝永樂宣德正統間法令近古其最久者若陝西鳳翔府知府扈暹至三十年寧州知州劉翀至三十二

年然後去故是將官無苟且之政民鮮送故迎新之費吏絕因緣盜匿之弊上安下恬太平之極扈貞定元氏人劉河南鈞州人廉平之政人到於今稱之

禁刑日

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十齋日唐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永爲常式大明律云若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死及強盜者

雖決不待時若於禁刑日而決者笞四十禁刑日即前十齋日也

娼盜

律云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警跡者令其人戴狗皮帽每月朔望赴所司查點仍夜夜地方火夫逐更詰察在否其門立小碑楔高二尺許書曰竊盜之家令出入匍匐於中凡遇儒學行鄉飲酒禮時令其長跪階下宴畢方放回别縣之典可謂嚴矣又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褡膊足穿布毛猪皮靴

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繡衣服亦所以抑逞賤也今不知此制矣

衍聖公下程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酒樓

樓作於洪武二十七年在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

其閒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

食鵞

食品以鵞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鵞今則視爲常味日進數頭矣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西内老佛

老佛卽建文皇帝也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知州岑瑛遇一老僧不避道從者呵之曰我建文皇帝也金川失守大内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雲遊四方以度歲

月胡濙名訪張邋遢寔爲我願送我骸骨歸瑛太監聞
於巡按御史奏之乘傳到京有司皆以王禮見及至京
號爲老佛然尚未辨眞偽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
使也使之審視之老佛見亮即呼其名亮曰不是曰我
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閣
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居
老佛於西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遂次賦詩云淪
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主家何在江
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北征詳節

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城堡多陷警報時至太監王振勸駕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聲息愈急井源宋瑛等敗報蹟至羣臣請駐蹕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

朱勇滕行聽命戶兵書王佐鄺埜守老營先行矯旨罰跪至暮而仆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文止行振不聽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御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而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太監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議從紫荆關入振邀上過其蔚州里第既又恐損稼復轉從宣府行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入鷂兒嶺虜分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不得水虜分道入撓我師不得行壬戌虜詐退振令移營虜驟逼之遂大潰上蒙塵輔埜佐鼐而下隨駕官數百員皆死焉馬騾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虜所得

仝寅

寅山西安邑人少瞽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客遊

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賀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上皇復辟年月日時無一謬云

南內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時儲嗣未定內外憂懼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旣暮軏輗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軏首肯之有貞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有失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

軏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卽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

巡遊考詳節

正德間邊將江彬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賜姓朱氏

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而彬尤寵每導上出宮遊戲近郭至十二年五月癸未上微行至石經山石經山寺朱寧所建也窮極壯麗邀上幸焉數日乃還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辛未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幸宣府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卽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毀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十二月丙閣大臣及九卿至居

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閏十二月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大笑以爲樂十三年正月庚戌上復幸南海子辛亥還宮以所獵猜鹿賜羣臣辛酉復如宣府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六月庚辰太皇太后梓宮發引癸未至山陵遣駙馬都尉崔元等分告長獻景裕茂泰諸陵上忽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駭散上

飲於帳殿遂宿焉七月己亥傳旨近年以來邊患未寧
屢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誠恐地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
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尤爲要害今特命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上別名也統率六軍隨布人馬
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掃餘孽靖安
民物至於河南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亦各給
與敕書使率各路人馬剿削羣臣泣諫不納丙午由東
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度居庸歷懷來
等堡遂駐蹕宣府初彬導上治行宫於宣府廩實不可

勝計越歲乃成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益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八月乙酉上至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店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車駕所至諸伎幸多先掠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十月戊辰渡黃河十一月

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欽女旋幸山西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壬申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供登却弗御二月壬午還京文武百官具綵帳數十綵聯數千不敢稱尊號惟稱威武大將軍亦不敢稱臣大學士廷和奉觴儲執壺注酒冕奉果紀奉金花迎於德勝門外無何上復手敕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南北兩直山東泰安州

等處尊奉聖像祈福安民羣臣具疏懇諫不納遂發京師六月丙子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庚辰南贑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之甲辰反書聞廷臣議命將征之得旨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勦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丁巳王守仁獲宸濠於樵舍并獲其世子郡王將軍并偽國師軍師元帥參贊尚書等官屬李士實劉養正數百人丁亥上在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九月壬辰朔駐蹕保定府張宴後堂戊

戌至臨淸山東鎮巡官皆從進宴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亦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怵珝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宏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珝也江彬從旁叱之冀幷罪兩人上不爲動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令出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珝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於上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初上之南征也與劉氏有約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盧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及至臨

淸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单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戢而南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其妾乃行十月壬午發臨淸丙申至徐州御龍舟乙巳至淸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爲樂時朱彬尤橫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卽長跪總兵鎭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卽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矯旨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甲寅上至淮安却侍衛步入城幸顧仕隆第己未至寶應縣漁范光湖十二月辛酉至揚州太

監吳經前選民居壯麗者爲總督府矯旨刷處女寡婦
因取其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命神周搜括泰州應天戊
寅大閱諸妓女於揚州撫按官具宴却之命折價以進
癸未漁於儀眞之新閘明日幸民黃昌家賜太監張雄
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遂渡江丙戌至南京
丁酉迎春於南京備諸雜戲如宣府六月幸牛首山宿
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閏八
月癸巳受江西俘丁酉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遂如瓜
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濟江登金山遂如鎭江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有所獻上大悅及鑾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復宿望江樓癸丑至揚州仍寓總督府壬午發揚州庚申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貢物於太守蔣瑤不得以鐵索繫之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寶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

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汎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救之出自是遂不豫十日庚寅至天津庚戌至通州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彬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壽指示方略擒宸濠逆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賚是日賜宸濠死甲午上還京文武百官迎於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告祭天

地宗廟社稷

田經歷

田經歷名濡九溪人正德間以掾受衛經歷性剛毅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進遼金二史無以應擬醵軍士負糧以賄彬濡獨不從即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從取辦彬大怒將逮訊太監張永呵曰妄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譁笑聲徹御幄武皇詢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著當罰水二碗諸內侍爭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踉蹌出

自出喪氣

王知事

王知事名璵寧夏人吏員爲保定知事武皇南巡過保定

伍巡撫名符觀撫符素洪於飲上呼與拈鬮賭大觥不勝

愠連罰符數觥滚倒御[illegible]階前上大笑璵直前奏曰符

老不任罰臣璵請代上[illegible]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

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

者將復注上曰此不要採他這蠻子會賺我酒吃著扶

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後欲薦之辭曰是薦

酒也觀聽不雅人且議我

姚布政

鎮為山東布政武皇南巡朝見偉其狀獨中官不喜御船黑龍舟被觸上驚問為誰中官曰姚布政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驛中是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入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裴妃

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既嗣益驕蹇淫虐縱

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避畏婁不敢犯以非禮及殺孫名燧許名逵婁泣諫庶人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旁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不復敢言及兵敗濠泣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於此尚何道遂投水死庶人旣就執見王陽明名守仁以婁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餕祀之言及輒歎曰紂以聽婦言而亡孤以不聽婦言而亡冥冥之中負此賢妃宸濠自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他日欲自賜名也故宮中止以行敘曰某哥某哥旣敗其第三子尚幼

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自言於霍邱縣送至京發入高牆

李劉相配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為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為軍師配劉青田也

錢寧

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為子冒錢姓為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能時結納逆瑾寧因得見毅皇帝大被寵幸賜國姓

冒功爲錦衣千戸璉逆謀露寧以計免尋陞都督掌衛
事典詔獄恣肆無忌請於禁內建豹房日誘上畋遊娛
樂招權納賄僞旨傳陞各邊將官所得金珠以數百萬
計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
且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濠濠謀令世子赴闕爲立儲地
寧爲畫計及濠反乃捕寧下獄雜治獄未具會毅皇崩
世廟卽位刑部會鞫以聞命磔於市籍沒家產金七十
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
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酒器

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擔蘇木七十扛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祖母祿佛一座重數斤匣題奏本四十餘件什物莊房不計其數

郎老曰胡侍墅談曰祖母祿即元人所謂助木刺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猶罕得聞成化間官裏以銀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爲希世之寶錢寧私藏乃有祖母祿佛重至數斤又籍廖鵬得貂皮袴六十件皆內帑所無異哉寧每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

江彬

彬萬全都司蔚州衛指揮使也性驍悍然寔無他材畧正德壬申以大同游擊隨總兵官入討畿內盜賊事寧乃要結錢寧入豹房時毅皇好武彬因時時談兵事高自稱許遂有寵賜國姓與毅皇同臥起或時搏虎爲樂又取遼陽宣大延綏四鎭兵入內教場操練都人號爲外四家彬復自立西官廳自爲提督益樹黨援引邊將神周李琮等同入豹房朋奸蠱誘導駕駐宣府與建宮殿號爲家裏封彬平虜伯自冒危乘輿屢出經大同抵榆

林且駸駸議南遷每出毅皇自稱威武大將軍彬即稱威武副將軍及宸濠反彬因請親征彬扈行以勁卒自衛駕離都城甫一日江西以捷聞彬勸上縱濠入鄱湖俟駕至再擒奏捷比至南京復欲導幸蘇浙湖湘廷臣所上章疏一切匿不聞及毅皇寢疾豹房彬猶改團營爲威武團練營自提督兵馬中外惶懼謂彬必反會毅皇崩慈壽皇太后亟命執彬下獄法司鞫問反形已具請亟誅肅皇命磔於市其黨神周李琮子勳杰鰲熙及家屬江和許宣等皆斬籍其家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

千兩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二十箱金銀湯盂四百餘錦繡珠玉珍寶莊房不可勝計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

劉瑾

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驁悍陰狡有口辨毅皇帝即位與青宮舊閹馬永成谷大用等號爲八黨亦曰八虎日導犬馬鷹兔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幾外廷攻之甚急上意頗動瑾伏地泣訴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無忌者司

禮監無人也有則唯上所欲耳於是立命瑾掌司禮監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每搆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爲乃一一煩朕耶亟持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瑾輒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畫僞擬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是大權一歸於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又曰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

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變易選法
任情黜陟賄薄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
或別本帶批受宸濠賄復其護衛以成其亂勳戚以下
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為一拜禮璘璐受之麾叱如僕隸
惶怖不敢仰視屢起大獄枷二品以下官民間稍有違
禁即舉家收捕遝之重典且立連坐法一家有犯左右
鄰悉坐有傍河而居無鄰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故官
校一出所過皆賂之重足屏息惟恐得禍又信術士俞
日明等言以姪孫二漢當大貴遂有不軌之謀私造僞

壐以利刃藏扇靶中時挾入宮蓄謀不測至是爲張永所發法司鞫問反形已具乃命磔於市凌遲三日行刑之日仇家爭以銀一錢易一臠肉生啖之海內聞之踴躍相賀籍其家得平天冠一頂衮龍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襲八爪金龍盔甲三十副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絲碧玉帶五條白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玉印一顆玉琴一張寶石二斗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面金銀湯盎五百件金二十四萬錠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二十五千萬兩零銀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匿諸司奏本　件餘物不可勝計瑾初
專政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謫張永於南京
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
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
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及
永平寧夏還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獻俘畢與素所厚
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於上言瑾不法十七事反
形已具宜早擒之上猶豫間永等曰少遲奴輩皆齏粉
矣陛下獨安所之乎上始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

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寢熟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繫於菜廠猶未有意誅之也明日科道列上瑾罪始命會多官鞫訊於午門外刑部尚書何鑑（或曰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瑾曰汝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早朝拜伏既起御堦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

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
出巳刻瑾立門東翰林院官面東跪訴內監待翰林官
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跪䅉訴曰御史等官素
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
有何相干爾每把朝廷事件件都壞了略加處置就都
怨恨太祖法度爾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
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偉曰凡朝四品
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
處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大令各官家搜稿黃又曰

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偃者數人命拽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言畢竟入留太監李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衆內使擲下冰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少頃瑾出李曰你們却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榮私宅閒住黃偉南京閒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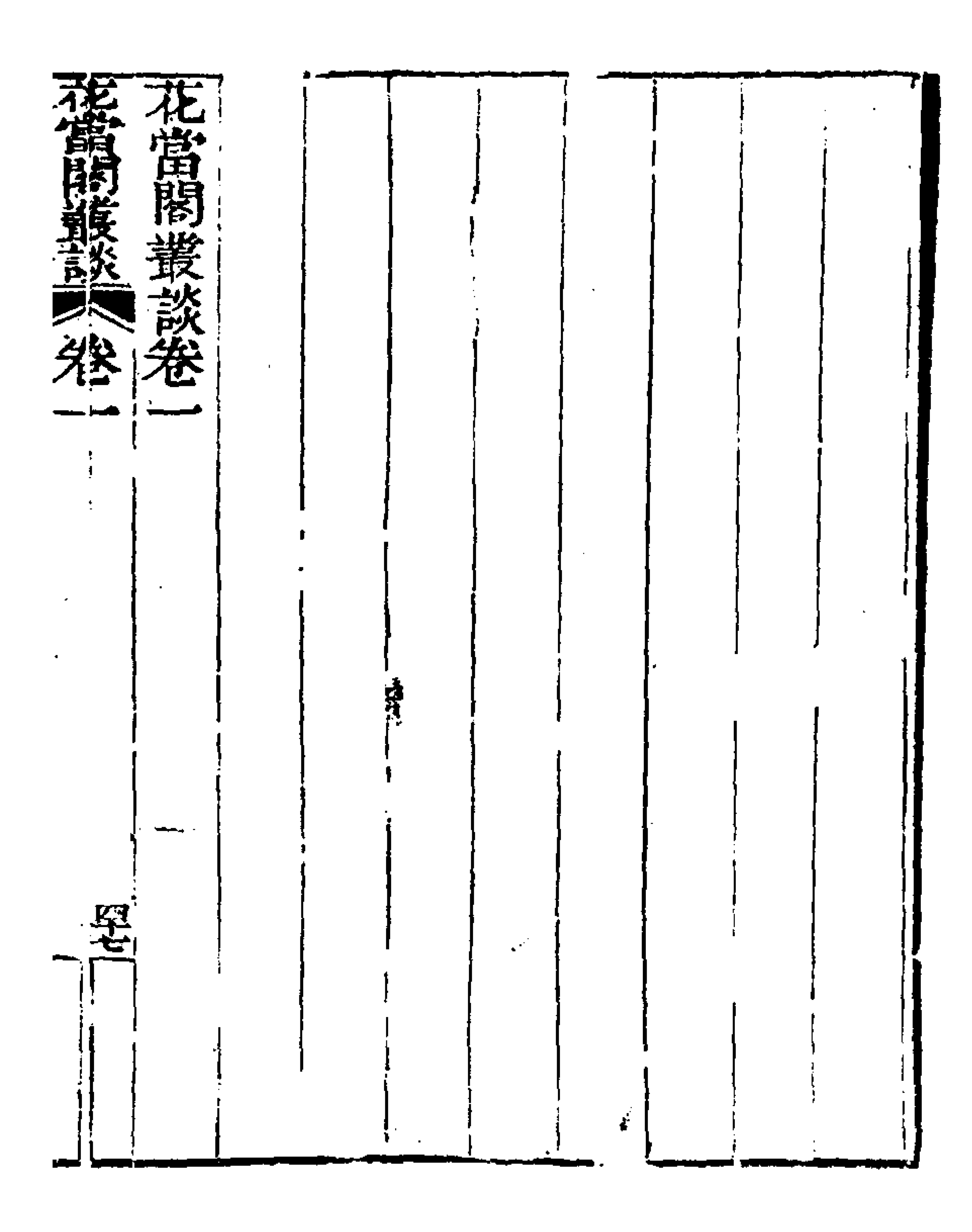
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故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劉景祥者瑾兄也爲後軍都督府同知先瑾未敗卒賜祭葬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逼勒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以出景祥柩棄於道傍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須朝送葬瑾已

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邏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黑索喧囂如沸咸謂肘掖不測之變而不知瑾固已被擒矣蓋先是祥葬期兩日云

張文冕

張文冕華亭人初爲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焰傾一時至是瑾敗并誅妻妾送浣衣局



花當閣叢談卷一